



杨玉坤著

# 陝西愣娃

本书以李锐、季锐斌和爱国将领虎诚朴不谋而合的雨水为线索，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近百年发生在黄土地上的感人故事。作者在精心构思故事情节的同时，用万花筒的手法反映出黄土地原生态的风土人情和人生百态。《陕西愣娃》在人物塑造上，推出了不同层面的300多个人物，此间曲折离奇，惊心动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像一座雕塑完整的文学人物大观园。

上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西楞娃·上 / 杨玉坤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80680-906-8

I. ①陕…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8277号

## 陕西楞娃(上、下部)

作    者	杨玉坤
责任编辑	闫瑛 党静媛
整体设计	可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900千字
印    张	47.75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06-8
定    价	79.8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 目 录

楔子 .....	1
序幕 .....	2
第一章 .....	4
第二章 .....	53
第三章 .....	73
第四章 .....	112
第五章 .....	139
第六章 .....	184
第七章 .....	210
第八章 .....	238
第九章 .....	287
第十章 .....	308
第十一章 .....	327
第十二章 .....	340
第十三章 .....	370
第十四章 .....	422
第十五章 .....	443
第十六章 .....	483
第十七章 .....	497
第十八章 .....	533
第十九章 .....	564
第二十章 .....	583
第二十一章 .....	601
第二十二章 .....	625
第二十三章 .....	650
第二十四章 .....	679

第二十五章.....	689
尾声 .....	721
每只鸟都陶醉于自己的歌唱——后记.....	724

## 楔子

在陕西方言中，有不少炼话。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曾询问陕西临潼人范明先生：“楞娃”作何解释？答曰：“‘楞’者——木、四、方。‘木’者直也，‘四方’者有棱有角也。”

陕西黄土出楞娃。楞娃的禀赋——刚耿愚直，具有阳刚之气，阳刚之拙美。楞娃的含义是指有男子汉气概粗野而有力的鲁莽人，像砖窑里没烧熟的生砖坯子，又叫“楞娃生坯子”。有位哲学家说：“好的缺点有时比好的优点更具人格魅力。”楞娃的特点就是“楞”——有勇少谋，胆大包天，“头割了碗大个疤”，吃生，硬整，咥大活，亦“董烂子”。楞娃也可写成“冷娃”。陕人、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大师级人物吴宓将冷娃概括为“生、冷、噌、倔”——一面冷寡言，忠厚实在，认死理，一根筋，骡子脾气，头提在手里弄事情。其粗野鲁莽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全传》中的李逵，《说岳全传》中的牛皋。这种美中有缺的性格，如果受中华民族黄土文化的冶炼、熏陶和打磨，给“刚耿愚直”融入“忠、孝、仁、义、信”的精髓和理念，就像神庙中高高建造了形而上学的祭坛。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兴亡和人民的利益，疾恶如仇，受命于危难之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赴汤蹈火，从而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甚或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呜呼，壮哉！

陕西又称“三秦”，乃炎黄祖先发祥之地，之后又有周、秦、汉、唐等十一个王朝建都，乃旷世奇才司马迁的故乡，文化积淀有如几百米的黄土层厚重。秦在春秋战国被列国称为“虎狼之国”——多产楞娃。楞娃之勇猛，如狼似虎。当时，他们是铁甲、利剑、长矛、战车的象征，是神话故事中在恶龙鲜血中沐浴的猛士，是从天而降的雷神，是秦始皇兵马俑军阵中冲锋陷阵的勇士。盖一方水土造就一方历史、文化，一方水土、文化造就一方人。为什么陕西多出楞娃？而历史、水土、文化、风俗、民情使其然也。谚云：“江南才子山东的将”，其必曰：“地灵人杰”，“地灵”者，地域文化也。

## 序幕

开篇字幕：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先生语）

满船明月载归客。一艘远洋大船在琥珀粼粼的大海中航行，天地万物都沉浸在银色的蒙蒙光雨之中。

大船的甲板上站着一个英俊挺拔的青年人，伟岸体躯，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持文明博士棍，其儒雅很有种绅士风度。他手扶栏栅，多情的海风撩起他的衣角，翩翩起舞。他凝神望着东方，脑子里映现出铺天盖地的茫茫黄色——那风是黄的，土是黄的，山是黄的，水是黄的，那像金子般的黄土文化，深深沉淀在他澎湃的血液里……

黄土明月梦里寻，

万里求学到欧国。

借得大海一瓢水，

甘霖十万润乾坤。

啊，东方——太阳升起和喷吐火焰的地方！这首洋溢着爱国爱民烈火般的诗情，曾点燃一位妙龄西洋小姐的情窦理想，从而萌生了对这个东方人的初衷。

他两次赴德国留学，毕业于柏林大学。当金钱和美女向他招手时，他归心似箭，毅然要回到那乡愁万般的地方——土房、土墙、土炕、土窝窝、土窑窑、土坎坎的家乡，那种十指连心的情结啊！他一身西式洋装，但灵魂是用金子般的黄土塑造的。他的根深深扎在文化积淀深厚的祖先的黄土里，与这儿的风土人情、思想智慧、五谷杂粮、面条野菜、遗传基因、人生价值、农民说话的口形、腔调连在一起，与泥土的气味、人身上的气味、村庄的气味连在一起……

啊，那八百里秦川微风吹掠、天光云影掩映下的浩荡麦田，那哺育周秦汉唐文化的母亲河——渭河两岸一缕缕发自野花的幽香，那流淌着神话故事的泾河的一滴鸣溅溪涧的清露，那美神仙姬居住的洛河岸上一朵猩红绽露凌晨吐放的春花，那高山仰止司马祠苍松翠柏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千古一帝始皇陵“扫六合”的雄风，那乾陵女皇向天问鼎高大的无字碑，那杨贵妃香冢上一片扑簌坠落的红叶，那天下黄河一壶收吼声如雷、气震天宇的壶口瀑布，那翠绿翳日姜子牙钓鱼台“宁肯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风范精神，那每当清明时节，在纷纷细雨中湿淋淋的古柏汉槐掩映下炎、黄陵墓前，遥相飘荡悠悠升天的绵绵香火，那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哟……

明月满空天水净。在这博大的宇宙中，他望着蓝墨水一样深邃的大海，童年的往事，一件件钩沉，一桩桩浮现在青年人眼前……

# 第一章

一

金娃娃，  
银娃娃，  
不如我这泥娃娃。

——这如梦如醒、亦幻亦真的歌儿呀，他脑海里反复映现出关中农村这首摇篮曲，那是圣洁的东方女神在俯首吟唱，并用她那伟大而轻柔的手指，在他肉肉的小屁股上敲击最美的琴键。他在她阳光雨露和乳腥味极浓的怀抱中，像鸟雀嘴对嘴吃着嚼碎的浸着母体酶液的食物，慢慢进入梦乡，口里流着酣甜的涎水……

土，铺天盖地的土——村头的石碾上、村腰的石槽上、院子的捶布石上、大门两边的石门墩上、禾苗上、树叶上，落着厚厚的一层，像香炉的灰粉粉的。人像是从土里扒出来的文物。穿着土淀蓝衣服的勤快女人，两个屁股蛋沾着土末，像涂着飞天腾空的云朵；憨厚、邋遢的男人，脊背背了个土块画的大王八，是庄稼人没大没小，逗乐子的耍儿。在村道玩耍的小孩，还有蹲在门口的小猫小狗，仿佛是用泥土捏的。

生长在黄土高原的孩子，除了少数骡马成群，金玉成堆的富家外，哪个不是土里生，泥里长？农家少闲月，庄稼人一年四季忙得鬼吹火。孩子长到四五个月，便像小狗小猫在地上爬滚，拉屎拉尿。夏季，无论男孩女孩，都是光屁股穿条红裹兜。擦屁股用的是胡基圪瘩，或让孩子坐在地上，大人抓住腿一拉，略大的孩子拉完自己往前一挪一挪。孩子拉到了炕上，母亲扯着高八度的嗓子，叫来大黄狗。狗扑进门，霍地跳上炕，呼哧呼哧喘气，伸着颤悠悠的舌头，舔孩子撅起的屁股。母亲咬着牙“啧啧啧”，这是人与狗磨合的语言——狗懂得，反反复复舔，比擦的还干净呢。几十年过去了，母亲那“啧啧啧”的声音，还像歌儿在耳畔缠绕。孩子穿着母亲手织的毛袜、线袜，在屋里屋外爬。膝盖磨烂了，母亲给补上，烂了补，补了烂，补丁摞补丁，就这样“三翻、六坐、七妈咪、九爬扑，十个月上拔萝卜”，绊磕磕，伤伤病病，硬是“从猿到人”，学会了“打能能”，以至直立行走。

到了四五岁，特别是男孩，董得像个“胡敬德（花脸）”。大人手头紧，谁给孩子买玩具？孩子懂事，也不要，树下拾个干柴棒棒，就是大刀、长矛，手里挥舞着，一路疯跑，打地上的草，打柳树垂吊下来的穗子，打下雨积聚的水壕壕，见啥打啥，像个小堂吉·诃德，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身下穿着开裆裤，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下边吊个像茶壶嘴的小牛牛，上边吊着两窟窿鼻涕，牛牛上沾着黄土，鼻涕上沾着黄土，母亲非但不嫌脏，还说什么“鼻

多气壮”。有的女孩比男孩更疯，动不动就爬树，骑在树枝上“压儿卧”，整个树在摇动，她像坐在绿云里荡漾。那些金玉包裹的孩子，像个病秧子，三天两头发烧着凉，而这些风里雨里摔打的孩子却气壮如牛，像个小壮丁。谚云：“不怕娃不安，就怕娃不翻。”跌跤、碰头、摔跟头，好像吃咸豆儿，脸上、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红一块，但越摔越硬梆，像用锤子锻铁。喝凉水、吃发霉的馍，不害肚子疼，说什么“不干不净，吃到肚里没病。”那种“百无禁忌”的顽强生命啊！手弄烂了，抓把面面土往淌血处一抹，口里念道：“面面土，贴膏药，不到三天就好了。”乐得母亲抱在怀里，一头栽下去，用嘴唇点瓜点豆——从额头、脸蛋、嘴巴，挨次吻到肚脐，并一头栽下去顶牛，嘴里念道：“顶牛，一下顶到北头，北头一个黑老婆，不是大姨是外婆。”逗得孩子像呱呱鸡儿冷笑——母亲心里未唱出的诗歌，在她怀里孩子的笑声中补充唱了出来……

黄土高原，十年九旱，村道和大路上车碾人踏，有时塘土竟有几尺厚。一群光屁股孩子坐在热烘烘的塘土窝里，像坐在夏天的河水中，那土细得像面粉，脚一踏——“啪哧”，顿时激起黄粉浪花来，像水一样溅人一脸一身。有时，孩子们打起土仗来，尘土飞扬，那简直是黄帝大战蚩尤的战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个个弄成了出土文物，只有两个滴溜乱转的黑豆豆眼，才能辨认出是活物。

在东西文化中，都有用泥土造人的神话传说。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活人，名叫亚当；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变成了女人，她就是夏娃。”上帝对亚当说：“你本是泥土，仍要归于泥土。”

在中国的文化史中，老早早就有“女娲炼石补天，抟黄土作人”的美丽传说，比西方要早几千年。

李仪祉土生土长在农家的炕头、院落，是个在铺天盖地的塘土里爬滚大的泥孩子。荒年里，他同哥哥爬上老榆树采树叶（蒸饭吃），不小心从树杈跌下来，摔得半死。母亲吓坏了，久经世故的祖母说：“不咋，先喝碗小儿尿顺顺气。”他伤风着凉，不是用瓯罐瓯，就是用火针扎，他的额头有瓯罐瓯的紫疤儿，太阳穴尽是米粒大小的火针印儿。祖母说：“泥娃娃皮实，命壮！”他像那抗旱抗病的野草，见风见雨就“刷刷刷”地长；禾苗旱死病死了，它却又苗又壮，黄土娃娃有野草般的生命力！

李仪祉说，我小时候傻气重，家里人叫“凉凉子”，意思是“二杆子”。我清清楚楚记得曾祖母那个老样子——瘦得骨头上包了一层薄薄的皮，皱皱巴巴、斑斑点点的。那疙疙瘩瘩的老手，暴起粗细的青筋像渔网。老人家面貌和善得像尊菩萨，她说她到庙里数罗汉，数到自己年龄，是“枯瘦菩萨”。她是祖父的继母，没有生育。自从曾祖父辞世，她在家里的地

位一落千丈，到了暮年成了“累赘”。大伯祖父不养活她，他的后任老婆郭氏虐待她，指桑骂槐，说什么“老不死”、“一天坐在炕上成神哩”、“前世的冤家”。老人家以泪洗面，后来竟拄着枣棍出去要饭。祖父祖母知道了，将老人寻回来，跟上自己过活。百善孝为先，虽说是继母，但祖父祖母对她极孝顺。三茶六饭，生怕老人吃不好。冬天，祖父祖母临睡前必来问安，说声“二婶，你阿搭（哪里）不美气？”老人说：“好着哩，併争色（不够成）地多吃了几个煮馍，心口有点顶。”祖母立即将小脚在地上扒了扒，连鞋上到炕上，给她揉肚子。直到揉得老太婆放了个嗤噜屁，带着一股萝卜气。老太婆笑着说：“併没德行的，把人能熏死。这下克化了，松泛了。”祖父说：“松泛了好，是不是煮馍下的硬了？”老人家说：“不硬，是我贪嘴，多吃了几个。阎王爷叫这哩，叫哪哩，咋不来叫我，我把我娃害到啥时为止呀？”祖母说：“二婶，这两年咱的日子越过越好，你是家里的老祖宗，我们都盼你能活一百岁！”老太婆笑了，说：“谁能活的结到世上，哪不成了老妖精？人说‘刻薄不赚钱，忠厚不蚀本’，不是二婶说哩，他老大不得好，他不养活老人，损了阴德，他好了你把我的眼挖了。娶了个狐狸精后老婆，小家失教的，说话难听地能闹（毒）死老鼠，左邻右舍，不搁人（没人缘）。併老大把外蔓货当成‘香钵钵’，言听计从。你看生的娃，一个个栽拐牛犄角（不成器），他娃受罪的日子在后头哩。我娃两口子是大孝子，要积几辈人的德哩。老天有眼，儿孙都比人强。你看臣儿，就像没喝迷魂汤，两个黑豆豆眼一睁，灵得像狐子。大口，男子口大吃四方，日后是个哩大活的。还有锁儿，性子绵的，通人性的，说话彩大的很，尽说书上的话，跟他爸跟的上上的，是个念书人，骑马坐轿的……”祖父祖母临走时，还要给炕筒添把柴火，用手摸摸炕席，生怕老人受了冻。老太太喜欢一只灰色的大花猫。每天，我坐在曾祖母一边，那个猫咪睁着黄色的大眼睛，身子坐在卷曲的尾巴上，蹲在曾祖母另一边。老人家用疙瘩瘩的手，一会儿摸摸猫，一会儿摸摸孙儿，一天老坐在炕上不下来。我爱上了那只猫，用手抓它，那家伙以为欺侮它，“哇”一声，伸出锋利的爪子，那怒目圆睁生气的样子，十分吓人。秋天，家里人都到地里割荞麦去了。我喊肚子饥，曾祖母说：“我也不动，他们留下有馍，托在锅里，你自己去取。”我踏着小板凳，脚尖踮起来去拿，谁知将竹叶弄翻了，馍掉在锅底燶锅水里，还是没吃完。祖母把曾祖母叫二婶，我刚刚学说话，也跟上把曾祖母叫‘二婶’，惹得老太婆咧着没牙的口直笑。她将我抱在怀里唱曲儿：“我个哥儿乖得很，见我就先叫二婶，今天天气热得很，二婶给我娃吃凉粉。”大约我三岁时，曾祖母死了，我很知道嚎啕痛哭，口里还是叫“二婶”……

我额颅高，小伙伴叫我“崖颅坎”，并戏曰：“崖颅坎，下雨不打伞。”不打伞就不打伞，我并不同他们理论。我喜欢爷爷那头大黄牛。夏季，牛棚里踏的牛粪有几尺厚，发酵后逸出

热蒸蒸臭气来。牛槽里的剩料散发出酸不唧唧的撕气味儿。我闻惯了，并不嫌难闻。我喜欢牛屁股落的一大堆嗡嗡叫的蝇子，其中有一两只大牛虻，好似这个天国里的王子。不过，那家伙是个吸血鬼，经常把牛的屁股叮烂，血流得老长，它自己的肚子却吃得胖嘟嘟的。我爱捉牛虻，用麦秆棍作个螺旋浆，将两个牛虻用枣刺从肚子穿过去钉在螺旋浆的两头，让那家伙唧唧嗡嗡地推磨子，我还用自做的小鞭子抽打。我不明白牛的嘴为啥一个劲地动弹，好像小孩一样嘴馋，流着口水，老吃不够。我看不见它的脖子在树身上蹭，知道它害痒痒。爷爷常用铁挠子给它挠痒，我也用手给它挠，它大概觉得舒服，尾巴摆来摆去，向我表示友谊。我最爱牵牛，有时爷爷牵着牛，让我拉住绳头儿走在他前头。我要一个人牵，爷爷怕牛踢了我，不肯。我坐在地上“哇哇”哭叫，还使性子像骡马打滚儿，滚成了土蛋蛋，给爷爷示威。农家孩子没人惯，爱哭你就哭，哭够了就不哭了。后来，我索性用线儿拴了一个屎爬牛，到处拉上它——那种世袭农民的血统啊，中国老早不就以农业起国吗？

腊月，那头老黄牛下了个血湿淋淋的小牛犊。祖母在牛圈里笼了一堆麦秸火，烟火团团弥漫开来，顿时辣得人睁不开眼。老牛疲倦地卧在牛圈里，嘴嚼着白沫。突然牛屁股破出水来，流了一大滩。继而老牛腰一拱，屁股里挤出个小牛头来。爷爷先是猫腰抓住小牛的头往外拉，接着一脚踩在老牛的屁股上，像拔河一样拉了出来。爷爷用烂衣服片子，给颤抖的小牛犊擦卷毛上一坨一坨血。那小家伙刚生下来就想站立，两个前腿撑了撑，又软瘫在地上。可不久就能走能跑了。爷爷没有给它穿鼻圈，也没用绳拴，只给它脖子上戴了个红布圈儿系的小铃铛，怕它跑丢了。它像个黄土孩子，叉裂的蹄子像穿着白色袜子，嘴唇挂着一线涎水和一丝草茎，自由自在地在院子里溜达、疯跑，东张西望。那小铃铛叮叮当当，是新生命发出的最美音符。我喜欢这个新伙伴，便去亲昵它。谁知这家伙不老实，冷是用那没有犄角的四楞额抵我。我火了，便同小牛犊头对头抵起仗来。那家伙暴躁地跳一下，我也跳一下。最后还是让爷爷看见了，说道：“你能抵过牛？真是个凉凉子！”——那种如同美丽诗篇的楞气啊！

曾祖母去世后，我成了祖母的小尾巴，晚上跟祖母睡。哥哥被分配给爷爷，睡在牛棚的热炕上。半夜里，爷爷做梦，梦见一只大青狼叼住小牛犊的脖子，他一拳打去，打在哥哥的胸膛，将哥哥从睡梦中打哭了。第二天，哥哥不想跟爷爷睡，要同祖母睡。但“八十老，向的小”，祖母说：“王锁，你大还是弟弟大？”哥哥争不过我，好在哥哥性子绵，像个大姑娘，动不动就脸红，是个听话的乖娃。

哥哥上学了，我像丢了魂。整天缠住伯母要哥哥，像苍蝇嗡嗡地跟在伯母屁股后，同她“撕筋（纠缠）”。伯母正给锅里搭馍，手忙脚乱，差点被我绊倒。她大声说道：“真是个

绾死缠，把人能绊倒，滚远些！”馍搭好了，要大火烧，她责怪寻不见拨火的家伙。原来是我趁她骂我的时候，“使拐”将炭锨藏了。馍刚烧气圆，要加大火烧，伯母急得没法。因为蒸馍讲究“三火”——紧三火，慢三火，不紧不慢再三火。正在紧火处，我趁机同她讨价还价。她不耐烦地说：“枉烦（捣蛋）的很，馍蒸瞎了，你爷把你皮不揭了？”我才不管哩，伯母无法，说道：“凉凉子，你到村头大皂角树下喊，风会把你的声音传给你哥哥。”我高兴地跳起来，从门背后取出炭锨来，“咣当”一声扔在地上，蹦辘轳一口气跑到大皂角树下。我冷个儿喊叫，腰弯成了 90 度。但村子离学校二三里地，哪里听得见？——那棵缀满童趣的梦幻般的大树啊！

爷爷将小牛犊绑在大门外大槐树上，给它绾鼻圈。我看见爷爷胡桃壳似的脸上汗津津的，那张脸好像永远弥着土尘，洗不干净。我静静地圪蹴在跟前看他做活，看他脸上肌肉的抽动，鼻子、嘴好像都在鼓劲、帮忙。我看大人做活，看着看着自己贪婪地流出口水来。爷爷害怕小牛踢了我，碍手碍脚，大声吆喝道：“滚开！”我只向后挪挪；爷爷伸出巴掌，吓唬我说：“滚远些！”我再往后挪挪。

那鼻圈原是桑木的，是爷爷先一年从树上选择、砍下的弯树枝儿。先用刀刮掉皮，然后用火煨，将它弯曲成椭圆形，挂在牛圈的墙壁上，风干后才能用。绾鼻圈就是将鼻圈一端从小牛的鼻孔穿过去，像个门环套在小牛的鼻子上。牵牛要牵牛鼻子，它就会变成听话的乖孩子。小牛犊嫌疼，前腿使劲地乱蹬，后腿乱跳。爷爷说：“凉凉子，看见了没有？到了秋上，爷也要给你绾上鼻圈子。”我知道爷爷说的是让我去上学，因而将吊着的鼻涕使劲一吸，做了个鬼脸。

农家孩子嘛，生长在泥土、田野、禾苗、山川、河流和树木花草中，生活在鸡鸣狗咬和百鸟翠鸣的天色天籁中，有的是天真和童趣——那面面土可以围城堡，那谷草可以编毛人，那芦苇叶能卷口哨儿。在太阳泊里晒暖暖，在麦茬地里捉蚂蚱，在菜花地里捕蛾儿，在柿子树上吃蛋柿。那桑椹吃黑了嘴，那绿胡桃皮染黑了手，那牛粪弄脏了鞋，那露水打湿了腿。让屎爬牛拉车，让牛虻推磨，用水灌黄鼠，用筛子捕雀。那崖背上的酸枣让孩子流口水，那酸毛杏儿吃损了牙，那柿子花的味儿涩涩的，那软枣的味儿甜美无比。用豌豆角打掌泡在凉水里调些盐醋吃，将蝉儿用泥包裹放在灶火烧熟尝美味。野珍五果，孩子们随意采摘品尝。淘气的还上树掏鸟蛋，有时从鸟窝里掏出长虫来，吓得半死。夏天，椿树上掉下孩子喜爱的“马棒”来，看谁的马儿跑得快？秋天，白杨树落下“老爷胡子”来，孩子们塞在两个鼻孔里，口里叫道：“老爷胡子丈二长，我给老爷娶婆娘。”无论男孩女孩，四五岁还穿烂裆裤。男孩子在一起，对着太阳揪着自己的小鸡鸡，看谁尿得高；女孩在一起，蹲在地上比谁尿得

长，有的说我尿的是长江，有的说我尿的是黄河。更有趣的是“灌丁巴牛”，看见光地上有堆米粒般的土，旁边一个洞，便尿泡尿灌进去，嘴里叫道：“黑牛黑牛出来，穿红的，快避开！”果然有穿红的女孩，便自觉躲在树后。大家不停地呐喊，瞬间从地穴中爬出个独角黑色甲虫来，孩子们拍手欢呼。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曲儿，更是孩子的歌儿。其词为：“说白话，道白话，月里牟娃做庄稼，老牛卧在鸡架上，蝇子踏的锅板响，蚂蚱腿上出连疮，血浓流了几大缸，膏药贴了万万张，出东门，向西走，碰上一个人咬狗，拾起狗，打砖头，一下砸到池里头，溅了一脸干塘土”。还有“上南坡，摘豆角，摘了豆角看外婆，外婆给娃吃个臭臭脚”，等等。

到了秋上，李仪祉按照庄稼人的说法——像撒野的小牛犊被绾上了笼头，跟着哥哥上学了。当时，农村五六岁的孩子穿的是烂裆裤，用背带背在肩上。李仪祉直到快上学时，才改穿浑裆裤。当时关中无论男女都是大裆裤。孩子第一次穿浑裆裤，妈妈要教他怎样打折，怎样系，要将裤带绾成活结。开始他系不好，裤子不是前边掉裆，就是后腰冒出个“烟筒”来。有次放学回来，郭珍个淘气鬼偷偷将蚂蚁从“烟筒”放进去，蚂蚁叮了他的光屁股，像针扎一样。他也寻机报复，将花裹头（虫子）放进郭珍的“烟筒”里。有一次，他将裤带绾成了死结，小便时死活解不开。他灵机一动，便将裤腿卷起来，原来他在野地里见大人就是这样弄的。他玩性不改，上学下学手里拄个棍儿，棍头有个铁钩儿，叫“挠钩”，是用来在崖边钩酸枣的。他们的老师叫冀六斤，给学生教的是《司空图品》，什么“大用外腓”，“真体内充”，一天哇喇喇，念个莫名其妙。一天，哥哥被冀先生叫去，背对着先生背书。到了吃饭的时候，李仪祉还像在村中玩耍，扯着野嗓子喊：“哥——回家吃饭！”声音大得满学堂都是。“这个没教化的野毛？”先生从眼镜角厌烦地瞟了一眼，害气地没理他。但他却大动光火，趁先生不防备，竟用手中的挠钩从背后钩住了先生的嘴，问他“放不放？”碰上这“二杆子”，先生只得屈尊“投降”，用半个嘴说：“放，放”，他才松了钩子……

他前脚回到家里，先生后脚跟进了门。父亲罚他跪地，祖母乌黑着脸说：“真是凉凉子，你把先生的嘴钩扯了咋处呀？”爷爷的脸气得傻白，脖子青筋暴得老高，倔老头乍起巴掌，作了个扇耳光的架势，半天才说道：“嗯——我真想给你一抽脖！我难骂你，你个瞎熊就不是好的豆腐浆点的！”爷爷的巴掌还没落下来，他的乌龟脖子早已缩了进去——那从娘肚子带来的楞气啊！

事情过后，祖母吊着脸训斥祖父说：“没楞水的，给娃当爷哩，就骂娃外话？嘴烂的像牛肉串串子！”祖父说：“我气挨了，才胡骂哩。”祖母说：“小时捣蛋，调教好了，长大有出息呢。”祖父说：“出息，不给你董人命案子，就谢天谢地了。”祖母说：“哟，看你把话说绝

了，我才不信哩。身教胜于言教，啥时把你唔烂嘴能补回呢？”祖父眼一瞪说：“操你的闲心！”祖母牙一咬：“背经经（死脑筋）！”

春季里，冀先生的夫人生了病，他回家去了。刚一出门，学生便像猴子一样反了天。跳桌子，翻板凳，各尽其能。大个头学长发号施令说：“我们打社火！”大家一呼百应。一时间闹得天翻地覆。第一天闹了一天，第二天又是半天，谁曾动过书本呢？下午，先生回来了，召集学生，问问功课，一个个眼瞪得像门环，一声不吭。先生说：“我走后，你们一定胡闹玩耍？”大家瞪着眼说“没有”。先生点名问李仪祉，他不会说谎，说道：“学长生华当社火头，鳞打鼓，成儿放炮，邱儿打锣，平生拍铙钹……”先生又问：“你做什么？”回答道：“学长叫我打旗。”好，这回每人十个板子，没有哥哥的份儿，他从来不胡闹。李仪祉因说实话免了打，可过后小伙伴都不理他，捉只松鼠也不让他玩，说是“叛徒”。

祖父每天起得早，尤其冬天，他老人家黑咕隆咚就起来了。先摸黑穿衣服，咳嗽着用火石打火。黑暗里火星乱溅，要打好一会儿，火星才能溅到火纸的墨头上——着一丁点。祖父闭着眼用口“呼呼”吹，硬是吹出火苗来。先点燃油灯，然后烧起火盆。祖母跟着起来，扣上大襟衣服上的纽子，帮我俩穿衣服，梳辫子。祖父送我们去上学。到了书房，先生照例坐在炕沿上，一面摸黑梳自己的头发，一面口吟邵尧夫及程朱等诗。等我们点上灯，念几遍书，天才露出曙光来。有一次，祖父起床黑摸摸到火石，却紧忙摸不见火镰。祖母嘟囔说：“聋儿摆呆的，叫你放到手顺处，就是不听！”祖父说：“就你能，一辈子能不够，你咋不放哩？”说着，摸到了掉在地上的火镰。祖父忘性大，有时旧墨头用完了，新火纸忘了弄成墨头，打火引不燃，又惹得祖母发牢骚。为早晨点灯，祖父和祖母没少拌嘴。老俩口永远在顶楞（顶牛）、拌嘴的生活乐曲中，像老鸡抚育小鸡一样和谐地过着庄稼人勤俭的日子。

每天晚上，由母亲或伯母给爷爷、奶奶烧炕，是尽孝。本来，爷爷奶奶睡的是烧火大炕，能睡五六个人。即使有三四个子女，十二三岁前，都和父母同炕。炕上暖几床被子，老夫妻打对脚睡，或同子女打对睡，子女们姑娘同姑娘打对，儿子同儿子打对；有的大搂小睡。炕连着厨房的灶火，一天烧三顿饭，经常是热的，但害怕半夜冷仍要烧。母亲从院子抱来柴草，一腿跪地，将柴草塞进炕筒，爬下伸臂拿拨火柯杈在炕洞里捅，将柴草戳到角角落落，这样烧的炕四角都热。母亲点燃火，浓烟覆盖了农家小院。那燃烧的柴草辣味儿，呛得屋子、院子甚至门外过路的人，像传染一样次第咳嗽。母亲再将锯末之类的碎屑，一层一层覆盖在燃烧后的火籽上，保温可以持续到后半夜。临睡前媳妇还有尽孝的项目——提尿盆子。新媳妇结婚的第一晚上，就讲究给公公婆婆提尿盆，放在炕筒或背墙的窑窝里。他和哥哥常常争睡炕的火眼头，因为火眼头温度高。哥哥刚要上炕，他“吱溜”钻进被窝里。早晨，热烘烘的

被窝，祖母再叫喊，他俩装睡着了，不动弹。祖母嘟囔道：“碎崽娃子，睡下了像黄鼠钻窝哩，起来像老牛上坡哩。”说着，在火盆子上将他俩的碎衣服里里外外烤热，他俩才穿。祖父嗡声嗡气抱怨说：“财东惯骡马，穷汉惯娃娃，惯大的娃有屁出息。”祖母说：“看你说的，娃小，要搞磨（哄）哩。”半夜里，爷爷起夜，嫌冷，摸黑将尿盆子放在被窝里撒，那汨汨的声音老长老长。爷爷用完将尿盆子递给奶奶，奶奶用完把他哥俩叫醒，问尿不尿？哥哥尿了又将尿盆子递给他，像击鼓传花有趣。有一次，小仪祉睡得糊里糊涂，没有尿在盆子里，褥子上流了一大滩。第二天放学，他看见院子里的绳子上搭着一条褥子，上面印了一个好大的“地图”。正好碰上伯母，说道：“凉凉子，都是学生了，还尿床，羞不羞？”——那种难以启齿近似原始的淳朴生活啊！

又过了一年，父亲从华州坐馆回来，自己组织了一个家塾，请刘时轩当老师。刘先生是三原贺复斋的高足，学问不错，道学气重。他来时穿件旧袍子，戴着旧帽翅，肩头搭个捎马，戴副大托石头眼镜，手里拄根棍儿。他坐必端端正正，行必圆规方矩，做事一丝不苟。刘先生一开始讲《毛诗》，并且念叶韵的字，都要念成古音。比如“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马”字读“母”音，“下”字读“户”音，学起来很费劲。古板、固执，学生觉得老先生好笑。他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地讲课，李仪祉偷偷为他画像，画完夹在书中忘却了，谁料背书的时候叫刘先生发现了，问道：“这是谁画的？”回答道：“我画的。”又问：“穿的什么？”回答道：“穿的皮马褂。”于是，那个禁欲苦行造成律己太严，责人太苛的严峻偏执的老头，愤怒地打了他的板子。说道：“尊师重道……”李仪祉疼得钻心痛，赶忙将冰凉的砚台放在红肿的手心上。刘先生说：“板子下面出状元，我硬叫你现在喊我，将来你会感谢我呢。”——童年的淘气和老师的体罚，回忆起来都是美丽的诗篇！

其实，老先生是个“刀子嘴，豆腐心”，他心地善良得像个菩萨。因为旱原缺水，李家无论大人小孩，饮水都有定额。给刘先生每日的早膳是：菜四碟，馍一盘，豆汤两杯。先生每顿只用一杯，留一杯置之案上，用纸盖住，等到中午正热的时候，便赏给他弟兄分用。提起那汤的味道嘛，师恩荡漾，师情深深，比琼浆玉液还好哪！祖母教导儿孙，吊在嘴上的圣贤语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小人谋食不谋道。”

我和哥哥的书桌摆在先生的房里，耳濡目染，也成了小道学先生。孔子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有一次，祖父同邻居为地畔子发生口角，回家来发模糊气。我居然拿出“不迁怒”的道理，对祖母说起祖父的不是来了。祖父道：“碎崽娃子，念了几天书，秀才爬到了驴尻子——文文（闻闻）道道的。”祖母说：“有智不在年高迈，娃说的是圣贤理，你就不能把你的瞎瞎脾气改一改？”哥哥更迂腐，看见村上的婚丧

喜事，就拿古礼来批评，他正读《礼记》哩。

我记得清清楚楚，13岁那年，便正经学八股合八韵了。起初只作两韵四韵诗，慢慢八股全篇，六韵八韵诗也作起来了。可我讨厌八股，胡闹的笑话很多。书塾里每逢“五”与“十”，为作文日。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题目出下后，交卷是第二天早晨。这一天不用念书，先生一概不管。我同几个小伙伴偷偷溜到村外的杏园里，扑蝴蝶，捉蜻蜓，像放青的小牛犊，随意徜徉。路边黄灿灿的野菊花，在密密的草丛中愉快地摆来摆去，直晃眼睛。郭珍圪蹴在路旁，摘了一朵黄金金的野菊花。那花瓣有铜钱大，里面藏着针尖大小的黄虫、黑虫，钻出来钻进去。郭珍野着嗓子喊：“黄狗黄狗出来，黑狗黑狗进去！”在杏园玩腻了，我和郭珍、成成、平生寻刺激，到乱葬坟去玩。那儿是村人眼中的“鬼村”——淋雨天，晚上常看到鬼灯，乡下人叫“鬼不楞灯”。自然，有许多闹鬼的故事，说麻糊黑明明看见一个人，走到乱葬坟就不见了，说得人头发“噌”地站立起来。大白天，我们仗着胆，好奇而又恐怖，一丛丛乱蓬蓬的蒿草和野枣刺中，尽是蘑菇般的坟冢，渗透出荒凉、阴森森的气氛。两棵孤零零的大槐树，其中有一棵叫雷火击了，劈断的枝杆残留着烧焦的痕迹。人们说树洞里有条大蟒蛇，因年久月深，成了精，叫雷神爷劈了。一片蒙络交错的野枣刺中，窜出一棵孤零零的向日葵，宛如馍盘子大的脸儿，垂下来，那铁丝网似的枣刺护卫着这位孤独皇后，谁能近身呢？于是我们用胡基圪瘩，瞄着那位皇后打靶。直打得可怜的皇后东倒西歪，我们却哈哈大笑，争当射击英雄。突然，从草中窜出个疥蚪来，吓了我们一跳。郭珍一脚将它踢得老远，像翻烙饼露出鼓鼓的白肚皮，装死不动弹。不知不觉，太阳落山了，玩耍哪有个够呢？

到了晚上，灯下随意涂鸦。有一回，题目是“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妙幸（碰巧）找出《明文铭》上一篇合题的文章，完全抄写。结果给先生骂得好不羞愧，什么剽窃、文贼，羞得我恨不能钻到老鼠窟窿里。

两年间，我和哥哥念的书不少，四书五经通本了。通本就是从头到尾能背诵。

“又是个百日大旱，老天收生啊！这料麦种不上，又是个饿死人的大年馑！”爷爷一张皱巴巴的老脸，望着火花花的太阳在叹息。他留条小辫子，像西瓜蔓儿吊在脑后。农家孩子嘛，肚里装着一大堆随时随地捡来的农谚，什么“清明前后一场雨，强如秀才中了举；九月雷声发，倒旱一百八；收秋不收秋，先看五月二十六，五月二十六滴一点，耀州城里买老碗；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重阳不下看十三，十三不下一冬干”等等。为了替大人分忧，李仪祉哥俩拉扯着郭珍、成成，到龙王庙里去祈雨。他们这支小老鼠队伍，走在黑夜的田间小路上。夜空是那么深沉，月光是那么明亮！他们踏着杂草丛生的小路，心惊胆战地走进幽静迷离的大沟壑。荒草间凄凄切切的虫声，长草顶着白花，月光在摇晃的花波上

浮游。那影影绰绰的草丛里，仿佛随时都会钻出个大灰狼来。他想到院子照壁上的土地堂，那个宛如榆树根的丑老头，长胡子，右手拄着拐杖，左手牵着狼——这是土地神的画像。土地神能土遁，冒一股烟从地里钻了出来，是孩子的保护神，手里的拐杖就是驯服狼的家伙。

“呀，鬼，血脸红头发，丈二长的脚指甲”，这是人云亦云鬼的怪状。孩子们虽没看过《聊斋》，但听的鬼故事多如牛毛，因而夜里走路，那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在脑子里活起来，草木皆兵，头发根根窜动。孩子们害怕无形的鬼比害怕有形的狼更甚。为了神圣的天雨，他们提心吊胆地踏着石台阶，走进阴森森的殿堂，用颤动的手点亮蜡烛。青面獠牙的神像，睁着鸡蛋大的眼睛，蹦出来的凶光，仿佛要用手中的权、刀杀人。小仪祉点燃三炷香，然后焚化黄表，那表灰似黑色蝴蝶满殿飞舞。哥哥一手执铁铛，一手执铁箸，有板有眼地敲打起来。小仪祉手执柳树枝儿学大人起舞，郭珍和成成同唱“旱既太甚”之章。唱完，他们出了庙门，便像狗撵兔一样跑回家。半夜里，突然雷声震厉，大雨滂沱，搬倒天河似的。只听那风声、雨声，大椿树呼呼摇曳声，树枝突然“咔嚓”的折断声——一场冲洗大地、溅起泥浆、淹没一切，卯足了劲儿的雨啊！第二天，大雨又下了一天，接连三四天，不见晴。爷爷的脸又拉得有二尺长，叹道：“啥天气哟，旱来了能旱死蚂蚱，涝来了能淹死青蛙，叫人活不活？”于是，他们这支小老鼠队伍又到龙王庙里去谢雨。谢雨的形式同祈雨差不多，只是改唱“大田甫稼”之章。说也凑巧，第二天，雨过天晴，村里人皆大欢喜。那些神婆、居士贪天之功，神气活灵活现。好在谢神时，村子里要演皮影戏。月光下，光影相随，几个孩子高兴地在人窝里乱钻。有个小伙子发骚，拉客人娃（姑娘）的帽辫子，让一个歪老婆子用手中的拐儿，照头打了个血头扬。

“灯影戏演的欢，一演就是鸡叫唤。”整整唱了三个晚上。白天，村子里的水坑坑水壕壕像镜片，辉映着鲜红的太阳，仿佛整个村子都是光泽透明的。田野里不断逸出薄薄而闪亮的白气，地皮慢慢干了，硬了，人畜能进地了。

清晨，犹如刚从炼铁炉蹦出来的鲜红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一团团轻纱似的乳白色水气从湿漉漉的田野长出来。他和哥哥一手提罐儿，一手提篮儿，给正在地里下种的爷爷去送饭。送的饭有馍馍、面筋、豆芽菜、扁豆汤等。爷爷吃的时候，先要夹些菜，倾些汤，祭祭天地。这是农家世代相传的古风了。

吃完饭，爷爷一手扶犁，一手执鞭，口里叫“得叱”，那牛迈开沉重的步伐，蹄子踏在松软向下陷的泥土里。太阳光中一群飞虫围绕着牛飞，那拂尘似的牛尾摆来摆去拍打着。爷爷左手执鞭，右手吃力地压着犁拐，左肩耸起，身子斜着，两条腿因常年的劳动变得罗圈了，胳膊也因重压变形像车辕一样。犁完了地，爷爷撒种了。他是庄稼老把式，左臂拎斗，右手